

cmchao / October 15, 2018 08:36AM

[雪山下重建家園 瓦歷斯·諾幹](#)

【蘋中人】雪山下重建家園 瓦歷斯·諾幹

10479 出版時間：2018/10/11

作者／蕭秀琴

陽光燦燦下的秋風吹得人睜不開眼，前往雪山山脈前緣的雙崎部落，泰雅族文學家瓦歷斯·諾幹 (Walis Nokan) 在電話的那一頭幫我指路：「看到自由國小了嗎？對~對~再上去一點，懸崖邊有個百萬廁所，廁所對面的那個工地就是了，我現在走過去，妳在那裡等我。」果然看到一座很豪華的廁所，站在廁所旁懸崖邊俯瞰大安溪上游，剛轉身作家就出現在未完成的木構建築旁，安靜地揮手要我過去，一副導覽的架勢。

泰雅族文學家瓦歷斯·諾幹在租屋處書房，談著他對部落與文學的理想。

想來導覽跟寫作是同一回事，一個說故事的人。在此之前，他必須滿山遍野深入田野，回頭埋入資料深海。他指著百萬廁所說，那之前是一棟天主教堂，「之前」指的是1999年的921大地震，我們現在站著的地方則是他的老家，應聲而倒，將近20年後的現在正進行著工事，準備徒手蓋一棟30坪的兩層樓泰雅族傳統工法木造建築。

坐在廁所旁的空地懸崖石造護欄上訪談，是新奇的經驗，山上的微風很舒爽，作家特有的音質讓人置身異質的場景。這位早期寫出《伊能再踏查》史詩、晚近有《女人河》作品的文學家，是台灣第一代以漢文寫作出版的原住民作家。1983年，瓦歷斯·諾幹到花蓮富里擔任教師的同時，以筆名「柳翱」開始創作詩文，1985年受《夏潮》雜誌影響，加入工黨參與政治活動，發表許多原住民覺醒文章，逐漸進入創作高峰期，直到1991年以《伊能再踏查》得到「時報文學獎」，台灣文學圈終於認真對待民族誌寫作，將眼光拉回島嶼的身世，大規模的本土寫作、報導文學掀起一陣風潮，一如瓦歷斯·諾幹的詩句「你的語言老師在場，她會教你／問候陌生人—loga da gwara (大家好)／帶領你來到番界認識族人」。

而他，寫作35年來無一刻鬆懈，以詩、散文、報導文學、小說，全面進入台灣文學殿堂。

現在他告訴我，「妳現在如果站起來往前看，是大安溪上游，我弟現在在那裡游泳，待會再回來釘木板，妳本來可以再往前走20公尺，但921時整個陷落，再過去一點的坍塌的緩坡，我媽在那裡種菜。」這些當下現場的描述，並不能滿足他亟欲查明的真相與接近真實的核心。

所以他著手「影想99」，用99張日本時代或更早的照片描繪出「同框」被擺弄，以及他者觀看的誤謬，就像一張知名的《獵人》照片，這張出自《福爾摩沙紀事—馬偕台灣回憶錄》的照片，經常被用來介紹台灣原住民，卻是一張經過設計的失真照片、一張定格的狩獵圖，兩名獵人被框進不合時宜的家屋一側，瓦歷斯·諾幹寫道：「在山林中寂寞的父親將會對著這張發黃的照片同情地說：是漂亮啦，但做為獵人而不好好狩獵就讓人生氣啊！……這張照片失去了儀式，失去了生活的連續性，讓我們很難一窺真實獵人的行止。」

921災難發生將近20年，怎麼現在才蓋房子？我問他過去20年住在哪裡？怎麼生活？他說起遷徙的過程，好似從別人的故事裡渲染出大時代的敘事，「頭3年住緊急救難的組合屋，重建委員會規定組合屋的期限是3年，3年後搬到叔叔家住6、7年，10年的時間就過去了，後來在現在工地的旁邊租屋住了5年，然後搬到現在租的書房，跟媽媽一起住，我媽前陣子生病了，狀態不是很好，今年底滿80歲。」

以一位用漢語寫作並獲得成功的作家來說，瓦歷斯·諾幹是原住民裡善於使用文字者，也是有能力用文字經營自己人生的人。

我問他你在蓋這棟房子裡扮演什麼角色，他說，負責規劃和找錢。研究房子結構、尋找傳統建築資料，並在自己的fb上開了一欄「〈自立造屋〉就是需要人力志工」的條目。他說，泰雅有換工的傳統，他大弟是蓋房子的主要執行人，他的族人、親戚假日時會回來打工，交換條件除了換工，就是換獵物。他大弟看起來是個精實強健的獵人，瓦歷斯·諾幹說，現在年輕人說去打獵，就是騎個摩托車上山兩小時下來，他大弟是少數能去山裡4、5天才下山，會獵山羌、飛鼠的真正獵人。因此，有些年輕小輩會跟他說：「叔叔，我要換一隻山羌。」

12月的新屋落成是他和弟弟送給母親80大壽的生日禮物，921之後不斷的搬家，讓所有人都身心俱疲，他父親在這期間過世，他的小弟生病，母親狀況一直不佳，直到看他們兄弟倆在祖屋處蓋房子，精神才轉好，身體也比較健朗。

921的故事很多，卻多不過他與前妻、另一位原民作家利格拉樂·阿烏 (Liglav A-wu) 的分合，知名的故事是921時利格拉樂·阿烏克服中斷的交通與危險，徒步跋涉回家搶救丈夫與三個兒女，也開始他們的修復與重建之路，但難關也在此，他們對部落重建的看法不同之外，夾雜著災後資源分配的耳語流言誹謗，爭奪發言權與主導權的戲碼不斷上演，導致兩人分道揚鑣。瓦歷斯·諾幹說：「妳知道部落的問題最終都會回歸到什麼嗎？水資源的分配，搶水在重建過程中一直黑幕重重，從來沒有停止過。」

瓦歷斯·諾幹在老家原址，重建泰雅傳統工法木造建築。

他說，大安溪的泰雅語是L'liung Penux，平坦寬廣的意思，他教我念出這個不容易發的音，有些卷音的確不好拼，但聽著部落裡的人即使說漢語時都有微微上揚的輕音，好似微風吹拂。

他指著屋後的一座山說，那叫做觀音山，島嶼眾多以觀音山為名最高的一座，「我們的水源地就在那裡，大家必須去那裡引水使用，我們在水的源頭卻用不到水，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」，「有一陣子我們日夜輪流去護水，我們不斷的協調，而這又牽涉到災後重建的誰住組合屋、誰原地重建、誰想要他遷換地方，不到1千人的聚落分了好幾派人馬，把大家的氣力耗盡。」

當然夫妻間除了理念不同無法共同生活，感情逐漸淡去終究是情事核心的關鍵，他現在分居中的妻子是知名中文、藝術學者曾永義的女兒，我問他感情的事，他都用「曾永義的女兒」來稱呼。作家對情感的態度總是令人好奇，尤其很容易聯想到他創作的內容，他的答案是「隨緣」，因為泰雅族就像風一般。

一如他善於說族人的故事，不是直接回答我的提問，而是興味盎然的講了一則傳說，馬偕博士要進入泰雅族部落幫族人拔牙，有人告訴馬偕：「你要進去拔牙，但他們要拔掉你的人頭。」

瓦歷斯·諾幹在院子裡讀詩。

他覺得馬偕有一句話說得很精準，「泰雅是風的意志。」他自己也認為，泰雅人只要有風就好，一切隨風散去，就是隨緣。

在感情上隨緣，並不表示所有事都能隨緣，緣分瞬間即逝的道理瓦歷斯·諾幹比誰都懂，這也是他回到部落的初衷，他長期有個稱作「國小老師」的職業，所以他回來第一件事就是凝聚部落向心力，教導分享的概念，不但在小學教書也在部落裡傳遞泰雅的核心信念Gaga，一個很難用漢語解釋的多面向泰雅人的核心價值。

今年五月他受邀去法國巴黎的新書發表會，法國亞洲書庫出版他的《瓦歷斯微小說》法文譯本，順道去了一個北部城市貝蒂納的游牧文學節擔任駐點作家。他說，這個2000人的小鎮已經第8年舉辦這個文學活動，在五月請4個國家的作家，每周閱讀一位作家的作品，幾乎全鎮的人都來參加，在此之前半年，小鎮的學生就開始去了解受邀作家的國家、民族和語言文學，一年4個地區，8年就32種語文作品，他們這樣培養孩子的全球視野。

瓦歷斯·諾幹希望將新屋做為送給母親80大壽的生日禮物。

這讓我想起他近年積極推動寫作「二行詩」，問他創意從何而來？他說：「不是我想到的，是我跟學生一起發展出來的創作概念。」在2010年退休前2年，他每周三、五給學生讀12到14則世界大事，然後用十句話寫出來他們聽到什麼，後來學生說這樣太多了，要改成五行，他覺得還是太多了，應該要用兩行字就說出關鍵字和意象，學生經常挑戰、吐槽他，有一次他用兩行寫了一個故事，學生說：「老師！我知道你說的是哪一件事。」他想，這樣就對了，聽到一個故事要能看到關鍵字和意象，把它寫出來。二行詩持續推動，成了一個教學創作概念，也成了一本詩集。

訪問尾聲，瓦歷斯·諾幹坐在蛛網、灰塵、已積滿書的書房，讀他的詩《伊能再踏查》，緩緩念起：「回到世居的所在/車過苗栗平原/進入汶水溪谷地/你看到光影在群山之中」。他說，新蓋的房子二樓必須是開放空間，比較好歸類書籍，也讓年輕人有空間閱讀，以後可以辦一些社區閱讀活動。

念茲在茲還是回到原初，雪山腳下大安溪上游，他笑著說：「現在是摩天嶺柿子準備開賣的季節。」他要一邊幫族人賣柿子，一邊做田野、研究資料，才能繼續寫作、說故事。

瓦歷斯·諾幹 (Walis Nokan)

1961年出生，漢名吳俊傑

家庭：二子一女，目前和母親、大弟住在雙崎部落，與妻子分居

生涯：台中師專（現改制國立台中教育大學）畢業，先後在花蓮富里國小、台中梧南國小和故鄉自由國小任教，2010年退休

作品：

- 《永遠的部落》、《瓦歷斯微小說》、《戰爭殘酷》、
- 《七日讀》、《戴墨鏡的飛鼠》等20多本

主要獲獎紀錄：

- 1996年《伊能再踏查》獲「時報文學獎」新詩評審獎
- 1998年《ATAYAL(爭戰1896~1930)》獲得「台灣文學獎」現代詩首獎
- 1998年《人啊！人》獲「第一屆台北文學獎 城街的指紋」散文類首獎
- 1998年《威爾斯記載》獲「聯合報文學獎」散文大獎
- 2011年《七日讀》獲「聯合報文學獎」散文大獎共20幾個獎項